

论王尔德作品中的“瞬间主义”

陈瑞红*

〔摘要〕“瞬间主义”是王尔德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时间观,它是一种现代性的时间意识,也是解读王尔德颓废主题的关键。瞬间主义主要包含两个层次:相对于空茫的时间之流,人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在短暂的生命区间,有意义的存在不过是若干激情片刻而已。瞬间主义使王尔德笔下的人物尤其是那些纨绔子形象,获得了重新选择生活姿态的自由,同时也造成了其生活的双重断裂,致使其一味追求审美体验乃至即时的感官享受,主观上拒绝反思与悔改,最终在碎片化生存中丧失了完整的人格与活的灵魂。

〔关键词〕 奥斯卡·王尔德;瞬间主义;现代性;颓废;恶魔倾向

海德格尔认为,人是时间性的,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他的操心与关切,他的焦虑、罪感和良心,这一切都浸透着时间。在现代社会,人体验和把握时间的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了,这种多元化自然而然也反映在作品之中。因此,揭示和探讨作品中显现的时间意识,成为解读作家作品的一个关键路径。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张力,其中所渗透的时间意识也是多重的。总体来看,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种“瞬间主义”的时间意识,它是唯美主义者体验时间的独特方式,同时也成为解读王尔德颓废主题的关捩。对于佩特、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时间意识,朱自清、俞平伯等人曾将其归结为“刹那主义”,近年来,周小仪也曾在著作中探讨过这一问题,但至今仍未见到对王尔德作品中时间意识的详细论述。笔者以“瞬间主义”代替“刹那主义”,是因为前一个概念较之于后者更加平实理性一些。本文拟结合王尔德的作品及一些相关资料,对其瞬间主义时间观的思想文化背景、具体表现与多面效应等进行一番探析。

一、瞬间主义的提出及其现代性语境

“瞬间”(moment)这个词屡屡出现在王尔德的小说、批评、演讲和书信中,除了用来表示时间,还被赋予了美学与哲学的特殊意义。王尔德十分重视“艺术的瞬间”,因为在他看来,艺术作为感情的

*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10097。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现代性语境中的审美追求:奥斯卡·王尔德研究”(10YJC752004)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的阶段性成果。

表达,是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它依赖于高尚的感情和微妙的瞬间”^①。在《英国的文艺复兴》(1882)这篇重要演讲中,他特别强调了“瞬间”在现代审美活动中的意义,把它当成现代艺术精神的最重要标志:“产生于现代浪漫精神之中的作品,处理的不再是生活的永恒和本质真实,艺术所致力表现的,一是古典精神的瞬间情态(momentary situation),二是浪漫精神的瞬间局面(momentary aspect)。”(4卷:7)在他看来,正是“瞬间”创造了印象派画家。

在王尔德这里,“瞬间”的概念真正被用于表达一种时间哲学,是在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1890,下文简称《道连·葛雷》)中,作品借主人公道连·葛雷的思考,提出了一种“新享乐主义”(a new hedonism)的生活观:

是啊,诚如亨利勋爵所预言,要有一种新享乐主义来再造生活,使它挣脱不知怎地如今又出现的那种苛刻的、不和时宜的清教主义。当然,新享乐主义也有借助于理性的地方,但绝不接受可能包含牺牲强烈感情的体验的任何理论或体系。因为新享乐主义的目的就是体验本身,而不是体验结出的果实,不管它是甜是苦。扼杀感觉的禁欲主义固然与之无缘,使感觉麻木的低下纵欲同样与之格格不入。新享乐主义的使命是教人们把精力集中于生活的若干片刻,而生活本身也无非是一瞬间而已。(1卷:138)^②

在这里,“瞬间”作为一种对生命的时间性体验,获得了某种关乎存在的哲学意义,我们可以将引文中的时间观概括为“瞬间主义”(Momentism,此词虽未见诸英文词典,但通过搜索国外网站发现,该词有相当大的使用频率)。它蕴含着如下两个要点:一方面,相对于空茫的时间之流,人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没有来世,也无所谓前生;另一方面,相对于生命这个充满喧哗与骚动的有限区间,真正有意义的存在不过是一些能够令人感受到“强烈感情的体验”的“若干片刻”而已。这种瞬间主义不仅构成道连所谓的“新享乐主义”的内核,而且作为一种时间哲学渗透到王尔德的创作和美学中去,可以说,瞬间主义就是唯美主义者体验时间的独特方式。

早在《道连·葛雷》发表十几年前,唯美主义理论家沃尔特·佩特就在其《文艺复兴史研究》(1873,下文简称《文艺复兴》)中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佩特在该书的结论中指出:人生易逝,万物皆变,所以,“目的不是经验之果,而是经验本身”,能够使生命燃烧出宝石般炽烈的火焰且尽可能保持在这种焦点状态,乃是人生的成功。“诗的激情、美的欲望、对艺术本身的热爱”是最高智慧,“因为,当艺术降临你的面前,它会坦言:在那稍纵即逝的瞬间它只带给你最高的美感,且仅为那些瞬间的缘故”^③。也就是说,佩特所看重的正是一个个凝聚着巅峰体验的审美瞬间。由于这种思想倾向,《文艺复兴》出版后曾经遭遇来自多方面的攻击,但也在年轻一代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尔德当时正在佩特执教的牛津大学读书,对该书激赏有加,称它为“我的金书”,佩特关于审美瞬间的观点也成为他后来探讨艺术问题的重要美学依据。他于1887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曾这样评价佩特:

佩特先生是个智性的印象主义者。……他总是在寻求精妙的瞬间,而且,当他一旦发现了这样的瞬间,他就用细腻的、令人愉悦的艺术来分析它们,然后将其传达出来,通常把它们传达给思想与感觉的另一个相反的极点,他知道,每一种心情都有其自身的优点与魅力,它的存在本

^①《王尔德全集》(第四卷),赵武平主编,杨东霞杨烈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44页。后文出自该全集的引文,将随文标出卷号与页码,不再另注。文中根据王尔德的作品原文对一些引文作了校改,所据英文作品来自如下网站:<http://www.gutenberg.org/browse/authors/w#a111>. 2014-10-27。

^②在原作中,与此处的“片刻”与“瞬间”对应的英文单词都是“moment”。

^③沃尔特·佩特:《文艺复兴》,张岩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结论部分。译文经校改。所据英文原文来自如下网站:<http://www.gutenberg.org/browse/authors/p#a1367>. 2014/10/27。

身即令其获得价值。^①

这段话传达出王尔德对佩特观点的深刻领会与认同。在《道连·葛雷》中,佩特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艾尔曼等评论家甚至指出,亨利勋爵教导道连的许多话都引自《文艺复兴》^②。因此可以说,王尔德的瞬间主义是在佩特的影响下提出来的,但它却具有独特的具体内容。

王尔德的时间观,既有与佩特一脉相承的思想语境,也是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酝酿形成的。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西方思想已不再把《圣经》中的上帝看作历史连续性及其进步的保证,清教主义天职观念已转化为世俗的经济冲动,财富的追求也逐渐剥除了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到了19世纪后期,阶级压迫、经济危机、殖民战争、精神异化、道德堕落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绽露出来,启蒙理性主义的进步神话又遭遇了挑战与困境。于是,线性不可逆的、连续的时间意识也被打破了,一种无序的、碎片化的、断裂的时间意识开始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王尔德的瞬间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它与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把握——“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③——是相通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尔德的瞬间主义是与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新享乐主义”一起提出来的,“新享乐主义”针对的则是维多利亚时期保守的清教主义风气。随着福音派运动的开展,本已衰落的清教主义在当时又得以回流,以至于勤勉、节俭、严肃、谦卑和反对生活享受等,一度又成为占据社会主流的观念。针对这种不合时宜、已经变得虚伪做作的保守风气,王尔德提出了颇富希腊色彩的“新享乐主义”^④的生活观,还将“时间就是金钱”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著名箴言讽刺性地改为“时间就是浪费金钱”(4卷:488)。

无可置疑,王尔德的瞬间主义有其积极的、革命性的一面。这主要体现为它强调在短暂的个体生命内部寻找人生的意义,使个体摆脱了社会、传统和宗教的沉重负担,获得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重新选择生活姿态的自由。正是基于这种超脱的自由立场,王尔德笔下的纨绔子才能够无视那些混合着实利主义的清教主义道德、信条,我行我素,放浪形骸,言语之间更是透露出精警透辟的机锋和智慧,“充分、彻底、全部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寻求并充分体验一个个精妙的瞬间,在自由的审美活动中恢复人性的和谐与完整。或者说,与真正意义上的存在相遇……这便是所有纨绔子的选择,也是道连·葛雷所谓的“新享乐主义”的精髓,而“新享乐主义”所强调和关注的始终都是审美感性经验,所抗拒的则是实利主义的异化和清教主义的压抑。

二、瞬间主义与“恶魔倾向”

然而,王尔德的瞬间主义时间观产生的效应又是多元的,一旦此种时间逻辑被推向极端,它就必然导致主体生活的双重断裂,其负面性也将暴露出来。首先,当人生被凝缩为渺小的一瞬,生活中的各类关系、戒律、理性的自持、感情的得失……所有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一来,个体生命的区间即从社会历史的链条中脱落了,主体的历史感、现实感、身份感也随之失落——这是第一重断

^①O. Wilde, “Mr. Pater’s Imaginary Portraits”, in J. W. Jackson (ed.), *Aristotle at Afternoon Tea: The Rare Oscar Wilde*, London: Fourth Estate Limited, 1991, p. 142.

^②See R. Ellmann, *Oscar Wilde*, London: Penguin Group, 1988, p. 299.

^③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4页。

^④有学者指出,王尔德的“新享乐主义”与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与昔兰尼学派的哲学有渊源关系,这一点是可能的。希腊文化向来是唯美主义者反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思想资源,他们总是倾向于在希腊文化与现代精神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此处不再展开讨论。

裂,它在赋予个体生命以充分自由的同时,也令其堕入无垠的虚空之中。这一点已经在王尔德的纨绔子身上体现出来,如伊林沃兹勋爵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除了激情(passion)之外,人间没有什么认真的。”(2卷:166)于是玩世不恭、嘲弄一切成了他们言谈的基调。其次,瞬间主义只“将精力集中于生活的若干片刻”,“瞬间”的意义被无限放大,而它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联系却被斩断,即使各个“瞬间”之间也是相互割裂的——这是第二重断裂,它打破了主体的内在统一性,使其生存崩解为碎片。在王尔德的作品中,很多人物都是主动选择了这种碎片化生存,甚至满不在乎地声称:“在我们前后不一致时才是最真实的自己。”(4卷:441)

上述两重断裂使王尔德的人物消解了外在与内在的约束力,与此同时,他们的感觉、视觉、听觉等感官机能却得以充分地活动和延展,从而使“纯然我属的身体”成为动力的本源、存在的基础,而身体不知善恶,于是,一切都可允许。这种状态可以用王尔德早年的诗句来描述:“我的灵魂随着激情飘荡,/直到它成为弦琴,各种风都可把它吹响,/是不是为此我已放弃了/我往日的智慧和严肃的执掌?”^①的确,对于他笔下的许多人物来说,无所谓理性,也无所谓道德,内在的激情与外在的诱惑却总是一拍即合,如达林顿勋爵坦然承认:“我能抵挡一切,就是挡不住诱惑。”(2卷:88)亨利勋爵则认为:“摆脱诱惑的唯一办法是向它屈服。”(1卷:22)杰克也说:“呵,寻欢作乐,寻欢作乐呀!别的事还能让人想走动走动吗?”^②……这种随心所欲、随波逐流、非理性、非道德的享乐主义人生态度,乃是瞬间主义的必然之果。

在众多的纨绔子形象里,道连·葛雷尤为典型。道连在伦敦东区的一家小剧院里偶遇了稚气未脱的演员西碧儿·韦恩,小演员美丽的舞台扮相和天真未凿的气质,在莎士比亚剧作的诗性意境衬托下显得格外动人。道连还没有弄清楚自己迷恋的是莎剧的角色还是小演员本人,就任凭自己迷上了她:“我们接了吻。我无法向你们描述我在那一瞬间的感受。我只觉得自己的一生整个儿凝聚在完美的一点上,那是绛红色的欢乐。”(1卷:83)然而美好的感觉转瞬即逝,他也随即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个可怜的少女,致使她服毒自尽。在道连的生活中,西碧儿的死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由此他的追求开始突破良心、道德乃至法律的禁区,步入腐化堕落的迷途。当他为逃避杀害画家霍尔沃德的恐惧不安、深夜潜入伦敦城里下流的巢窟寻求消遣时,已经对丑恶的阴暗面而不是对优美的艺术感到更加亲切了:

丑恶的阴暗面现在是唯一的现实。粗野的詈骂、下流的巢窟、放荡的生活、卑劣的盗贼和无赖,就它给人印象的鲜明和强烈而言,胜过一切优美的艺术形式,胜过一切仙乐幻境。这正是他追求忘怀所需要的。(1卷:199)

至此,道连所谓的“新享乐主义”终于还是违背了他的初衷,跟“使感觉麻木的低下的纵欲”混同在一起。道连本身,也像克里斯托夫·纳撒尔所说的那样,“退化成一个完美的颓废个例”^③。

王尔德的独幕剧《莎乐美》是又一部集中体现瞬间主义时间哲学的作品,女主人公莎乐美对于美感瞬间的追求也更为极端:为了得到亲吻先知乔卡南双唇的那一瞬的甜蜜,她居然不惜以美艳妖冶的舞蹈去诱惑继父希律王,要求他将先知的头砍下来给自己。莎乐美之吻是爱欲之吻,同时也是死亡之吻。从第一次对乔卡南说“让我吻一吻你的嘴唇吧”,到最后一次说“我一定会吻到你的嘴唇的”,短短的两页文字之间,她不顾对方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拒斥、诅咒,“索吻”的请求重复了八遍之多!可

^①See R. Ellmann, “The Critic as Artist as Wilde”, in H.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Views: Oscar Wilde*,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5, p. 94.

^②王尔德:《理想丈夫与不可儿戏》,余光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③C. S. Nassaar, *Into the Demon Universe: A Literary Exploration of Oscar Wild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7.

以说,该剧只表现了一个瞬间——那交织着爱与恨、亵渎与惊悚的一吻所发生的瞬间!有不少评论家认为该剧的创作方法是象征主义的,但剧本所展现的瞬间主义的心理逻辑却是真切的。

瞬间主义带来的另一个负面效应就是:主观上拒绝反思。王尔德笔下主人公的时间意识与存在通常是断裂无序的,而且总是急于从一个精彩的瞬间走向另一个更为精彩的瞬间,根本不愿意找寻回头的路。在纨绔子看来,反思会影响他们寻找下一个精彩瞬间,因而是不必要的。如道连·葛雷认为:“浅薄的俗物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摆脱某种感情的束缚。有自持力的人结束哀伤就像找到快乐一样容易。”(1卷:117)为他而死的少女西碧儿尸骨未寒,他已经在跟人谈论在歌剧院里遇到的贵妇人是如何可爱、女歌手唱得如何好听了。与道连一样,达林顿勋爵与伊林沃兹勋爵也都很“健忘”。达林顿勋爵在好友温德米尔勋爵家的晚宴上引诱其妻子与自己私奔,之后还能当着温德米尔勋爵的面,谈论自己对他妻子(当然未指名道姓)的爱情而不觉得羞愧。伊林沃兹勋爵呢,也几乎是当着20年前被他遗弃的阿布兹诺太太母子的面,企图与年仅18岁的美国姑娘海丝特·沃斯里调情!好像先前那个引诱尚为少女的阿布兹诺太太、又逼得她携私生子远走他乡的人,根本不是他本人似的。因此,最令人吃惊的也许并非瞬间主义者的恶行,而是他们对于自己恶行的那种健忘和坦然。

本雅明认为:“艺术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恶魔倾向。”^①就王尔德这一现代性美学个例来看,该论断显得尤其精辟。纳撒尔曾这样谈到王尔德的创作:“意识到他的世纪末处境,他将恶提升到宗教的地位并且试图以恶魔的宗教——一种对恶之美的并不神圣的崇拜——来终结19世纪。”^②艾尔曼也曾指出“普遍深入的犯罪激情和对它的宽恕”是王尔德的母题^③。上述评论家都充分注意到王尔德对恶魔主题的偏爱,而瞬间主义毫无疑问构成了这一恶魔主题和众多恶魔形象的哲学根基。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这样谈到后现代社会的时间意识:

后现代社会里关于时间的概念是和以往的时代大不相同的。……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已经崩溃了,新时间体验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我将这一体验的特点概括为吸毒带来的快感,或者说是精神分裂。^④

这段话用来说明王尔德笔下人物的时间意识及其恶魔气质,再妥帖不过了。这种风雅繁华掩盖下的阴冷晦暗,构成了其作品的独特的颓废色调,甚至使它们相当超前地呈现出某种后现代的特征。

三、多重时间意识的渗透与张力

人的一生短促有限,却又偏偏企求永恒,这一最基本的生存焦灼,在信仰缺失的现代社会里变得更加尖锐。表面看来,王尔德的瞬间主义执著于激情与审美的瞬间,似乎已坦然接受人的时间性局限,放弃了对永恒的寻求,其实,它不过是这种生存焦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道连·葛雷的故事,依然是一个关于暂住与永恒的故事。

西碧儿(Sibyl),这是道连初恋情人的名字,也是古希腊女预言家的名字,经过拉丁语和法语的转化进入英语。据古希腊神话传说,预言家西碧儿受阿波罗的恩赐得享永生不死,但她忘了要求青春常在,因此及至年老色衰、躯体萎缩却欲死不能。道连·葛雷的奇遇与这个神话故事之间显然有着互文关系:道连——这同样是个带有希腊背景的名字——在自己的画像面前发下誓言:“如果我能够

^①转引自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40页注释①。

^②C. S. Nassaar, *Into the Demon Universe: A Literary Exploration of Oscar Wilde*, p. xii.

^③R. Ellmann, *Oscar Wilde*, p. 211.

^④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5页。

永远年轻,而让这幅画像去变老,要什么我都给!”(1卷:30)他祈求永葆青春,显然是接受了女预言家的教训。那么,获得永恒青春的道连能够彻底摆脱痛苦吗?

遗憾的是,道连不仅未能如愿摆脱痛苦,而且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这是因为:当一个人满足于瞬间主义的碎片化生存,不再于时间的伸延中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自觉结合成为统一的有机经验时,他的人格也就碎裂并停止生长了,人格的破碎使他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来自内心深处的精神力量,也可以说失去了活的灵魂。那么,对于一个失去灵魂的人来说,再长的寿命、再美的躯壳还有什么意义呢?道连或许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会故作潇洒地说:“我从不追求幸福。谁需要幸福?我只追求享受。”(1卷:211)如果说享受(pleasure)更多地关涉感官上的满足,那么幸福(happiness)却意味着一个健康、丰盈、感官与灵魂和谐的完美境界,更加关乎真正的存在。道连舍幸福而求享受,也可以说是对存在的另一种悖离和淡忘,由此而来的厌倦感与无根基感,与外在的压迫力量一样会令人感到压抑和窒息。

何况,瞬间主义作为唯美主义者体验时间的独特方式,本是建立在主观感受基础上的一厢情愿的选择。毕竟,客观地讲,时间是绵亘的,人的真正存在也是历史性的,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即使道连·葛雷可以拒绝反思自己18年来的所作所为,但他却无法阻止人们背后的议论和当面表现出的敌意。画家贝泽尔·霍尔沃德被道连杀害,朋友艾伦·坎贝尔也因他自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罪恶都能被成功地掩盖,复仇者詹姆士·韦恩——即西碧尔·韦恩的弟弟,作为一种绵亘的时间意识的代表——闯入了道连的生活,迫使他面对自己的过去,于是“他的罪行的幽灵阴惨惨、血淋淋地从漆黑的时间洞穴里冉冉升起”,从冷僻的角落里“瞅着他,嘲笑他”,在热闹的宴席上“向他耳语”,或者在暗夜里“用冰凉的手指把他从睡梦中触醒”……“想象驱使着悔恨在罪孽后面尾随不舍”(1卷:214-215),死亡的威胁更令“恐怖渗透了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道连甚至感到“生命一下子变成他无法承受的负担”(1卷:221),他成了自己的累赘,他想逃脱、避开、忘怀,甚至愿意跟任何一个人交换身份和位置!后来,即使死亡的威胁解除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却再也无法沉睡。为了谋得暂时的心安,道连又一次走了错误的捷径:把画像毁掉。他没想到:画像被毁的同时,自己也会丧生。意外而至的死亡使他连最后的悔改机会也失去了!

道连的悲剧,是以瞬间主义时间哲学为基础的新享乐主义的悲剧。其实,对瞬间主义的颓废倾向,王尔德本人在理性上是有一定自觉的,这从他早年对佩特《文艺复兴》的评价可以看出:“我无论到哪里去都带着它;但是它的确是颓废之花;在它被写作的时刻起世界末日的号角就已吹响了。”^①在散文诗《艺术家》里,王尔德也表达过“瞬间的欢乐”即意味着“永恒的悲哀”的思想(3卷:299)。此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王尔德经常写到两种时间意识——即道连所代表的瞬间主义与詹姆士·韦恩所代表的绵亘的时间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前者通常是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意识,后者则忽隐忽现地交织其中,并不断地对前者进行审视、干扰。

前文剖析了《道连·葛雷》的例子,下面再来看看其他作品中两种时间意识的冲突: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厄林太太以自己失足的教训警告女儿:“一个人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代价,当时要付,以后要付,要付一辈子。”(2卷:126)最终成功阻止了达林顿勋爵对她的诱惑。在《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中,伊林沃兹勋爵为了得到已经成年的儿子,表示愿意与阿布兹诺太太结婚;但女方不肯原谅他过去对自己的伤害,断然拒绝了其结婚提议。在《一个理想的丈夫》中,副外交大臣奇尔顿爵士拥有骄人的地位、财富与和美的家庭,但谢弗利太太却偏偏要闯入他的生活,以他多年前出卖内阁机密的罪证相要挟。在以上几部戏剧中,如果说达林顿、伊林沃兹勋爵、奇尔顿爵士等代表的是瞬间主义

^①See R. Ellmann, *Oscar Wilde*, p. 284.

的时间意识,那么,厄林太太与阿布兹诺太太所代表的就是绵亘的时间意识,谢弗利太太则拥有双重的时间意识:一方面为谋私利揪住奇尔顿爵士的过去不肯放,另一方面她本人又是一个奉行瞬间主义的浪荡女。上述两种时间意识的矛盾交织,不仅赋予王尔德的作品丰富的审美张力,同时也向读者表明:唯美主义的诉求以及对这一诉求的反思,是其创作中固有的一对悖论。

至于王尔德自己,他和其笔下的纨绔子在气质上是相通的,并且也常以“一个带着使命的浪子”(a vagabond with a mission)自命。瞬间主义首先是他本人体验时间的一种方式。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如此描绘自己倏忽变换的心情:

我本人会为了一种新的体验而不惜牺牲一切,同时我知道根本就没有新体验之说。我以为我会更乐于为我不信奉而非我认为确实的事去死。我会为了一种感情走上火刑柱,最后成为一位怀疑论者!成为这些情绪的主人是不寻常的,由这些情况主导则更具有不同寻常的吸引力。我时常认为艺术生活是一种长期的、可爱的自杀,并且不为这感到惋惜。(5卷:308)

生活中的王尔德也在某种程度上演绎着道连·葛雷式的悲剧。在与同性恋人道格拉斯勋爵一起经历了几年放浪声色的感官冒险之后,他被判处了两年劳役的刑罚。在狱中的日日夜夜,王尔德痛苦地反思了自己往日的言行,而这正是他笔下的纨绔子们所不曾做过的。他在《自深处》(1897)中写道:“当然,罪人必须悔改。可为什么呢?只因为不这样他无从领悟自己干下了什么。悔改的一刻便是新生的开始。”(6卷:149)“悔改”(repent)这个词不仅带有浓郁的基督教色彩,而且具有鲜明的时间内涵,它意味着:罪人虽然无法改变过去,但通过悔改以往的言行,却能找到现在和未来的正途,由此获得新生。王尔德承认自己悔改的必要性,就是祈望将过去、现在与将来重新关联起来,接受生命的绵延,重建完整的人格。即便在此时,他也没有放弃对“瞬间”的垂青,在该著论救赎的一段话中,再度出现了“瞬间”这个词:

他(耶稣—引者注)从罪恶中救出来的那些人之所以得救,完全是因为他们生活中那些个美好的瞬间。抹大拉的玛利亚看到耶稣时,就打破她七个情人中的一个送给她的玉瓶,将香膏抹在他跋涉劳顿、满是灰尘的脚上。就因为这一瞬间的缘故她得以永远与路得和贝亚特丽齐同坐在天堂的白玫瑰丛中。(6卷:148)

然而,这里的“瞬间”已不再是激情昂奋的享乐瞬间,而是能够照亮人的整个生命、并使其灵魂升华的瞬间。此时,王尔德已不再与倏忽变换的感觉与心情纠缠,他的思想真正超越了唯美主义的阈限,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责任编辑:陆 林)

Momentism in Oscar Wilde's Works

CHEN Rui-hong

Abstract: Momentism is a modern concept of time dominating Oscar Wilde's works. It is also the key to interpreting his decadence theme. Wilde's Momentism mainly has two layers: for one thing, compared with eternal time, one's life is nothing but a brief moment; for another, the meaning of life only lies in a couple of passionate moments. Momentism endows figures in Wilde's works, especially those dandies, with the freedom to choose how to live a life. Nevertheless, it also leads to their indulgence in pursuing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immediate sensual pleasure, as well as their refusal to reflect upon and repent of what they have done. These figures end up losing their personalities and souls.

Key words: Oscar Wilde; momentism; modernity; decadence; demonic tendency